



# 儿子退线，妈妈却走远

冷春晓

11月11日，“双十一”，俗称“光棍节”。以前，从未记起这个节日，只觉得这说法有点调侃的味道，更未想到与网上抢购有了点关系，但今年这个日子却是值得记起的，因为这是我从单位回归家庭的开始。

上午9时学校新老班子见面，县委领导来校宣布我退居二线，尔后我与新老班子集体交代一下工作，就让新组建的班子去研究今后的工作，我独自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再清理一下，然后把校长办公室的钥匙和印章交给新来的校长，12时我正式完成了新老交替，从此走向了退线的生涯。

临近午餐时间，新班子留我一起共进午餐。其实，我早已答应交接后中午早点回家做午餐的，妻子有第四节课，但新班子盛情难却，又怕他们误会我退线不高兴而不去，推辞太多就有碍人之常情。妻子下课回家后，见家里冷锅冷灶，打来电话发脾气，我笑着叫她煮面吃，从此以后晚餐做给你吃。因为以后我有的是时间，单位再也不用我指挥了，回归家庭是我的归宿，以前是单位为家，现在是以家为单位。

曾记得1993年我刚调到县教育局时，总喜欢到调研员室去求教老领导，那时科级干部退线就进入调研员行列，要老领导发挥余热，老领导总是笑着对我说，未来是你们的天下，我们是“革命几十年，当个调研员，初一来报到，十五来领钱。若要再不走，就要讨人嫌！”现在就轮到我自己了，但党的政策变了，科级干部没资格当调研员，退不退线各县灵活掌握，我退线只能叫“转

为专技六级”，自然不上班也只能各单位和自己灵活掌握了！

后半生一下子这么自由怎么办，我最先想到的是我今年上半年刚去世的妈妈。我本来会有很多自由的时间去陪她安享晚年啊，可是儿退线时妈不在，再有空闲难尽孝！

今年初，我发现我的妈妈比年前明显不灵便了，我觉得我要为79岁的老妈妈安排更好的晚年生活，以前是她每年县城孩子家住一段时间，再回古市镇杨田村老家住一段，她在老家住，成了我们姊妹们回老家团聚最好的风景。我现在再也不放心她一个人回老家住了，我给她提供4种晚年居住方式，其中一种就是维持现状。我对她说，等我退线了会有更多的时间去陪她（本来按惯例当时也到了退线时间），我让她选择其中的一种，并去征求其他亲戚的建议。她选择维持现状，并对外对亲戚说，我回乡下住好，春晓要退线了（在妈妈的眼中，儿子是个“官”，从不叫我奶名，平时就叫我“春晓”，她以前总是对我说，她眉心里有个黑痣主“官子”，虽然她还不知退线的真正含义，但总为我是“官”而自豪），会有更多的时间在老家陪她，清明节前一定要回老家嘴老屋住，我们姊妹们总是以各种理由挽留她，离清明节越来越近了，她时常督促我们送她回家，我们就说没有时间。

三月初，她的左手抬高就有点痛，我把她送到县中医院做理疗，每天我上班时先送她到医院，然后我到学校工作一阵后，又买来早餐给她，她像小孩子似的听从我的

安排，理疗效果越来越好。有一天，我在医院偶然碰到了学校的党支部书记，他说母亲住院这么久都不告诉他，一定要组织学校教师来看她，我推辞说没必要，这么年纪的老人每年进几次医院很正常，我母亲的病快好了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因为自己是校长，妈生病住院我从不让同事知道，怕麻烦同事，再者妈妈虽从高血压病转为二型糖尿病，身体还是算硬朗，寿命应该会长，但书记的热情让母亲十分感动，母亲感到做校长的儿子让她也沾了光。三八妇女节时，母亲认为自己不必要再住院了，因我学校有活动，让我弟弟接她出院，弟弟全家还带她到杭口镇双井村黄庭坚故里游玩，看到子孙几代其乐融融的照片，我相信母亲的病真正好了。大概住了一周后，她又住到了我嫂家，我从溪口镇浦口村扶贫点回来后去看她，她问我在乡下忙什么，我说现在是全县搞殡葬改革，已做好的棺木在五一节前上交会有2000元补贴，她淡淡地说，不就是2000元钱么。我赶紧解释，2000元钱对我们没有关系，政策也会有变化，其实我在内心真实的想法是，给她一个思想准备，以前我家为她做的，到时也要上交，请她支持做校长的儿子的工作，嫂嫂忙在旁边补充说，政策来了也没有办法，到时百岁之后，可以用，再做个更好的也无妨。

3月23日周六，我上午我与妻子花了1180元买了一个一面硬一面软的席梦思，准备叫她又到我家来住，因为有时我母亲

和岳母同时来我家住，而我家有一间房的床上没用席梦思。我以前说了要个买席梦思，我母亲总是说不用买，我岳母来了她就去其他兄弟处住。下午1时48分，我打电话给她去看她，并说上午买了一个席梦思，她在电话里说，她中午在我姑婆处吃饭，有很多一起吃饭的亲戚下午一起去四都镇东岭玩，目前正在北门加油站加油，问我去不去，她今晚去妹妹家住，明天来我家，我说有伴去玩也好，我就在家休息了。想不到的是，这是我与母亲的最后一次通话。2时25分，我接到妹妹的电话，说我母亲在车上发病了，我叫她赶紧到镇医院检查，我在县人民医院联系住院，我们的车子在路上相会时，发现妈妈出现呕吐昏迷症状，在救护车上她紧紧地抓着我的手，好像在我手上要写什么，医生诊断为脑溢血，出血达100cc以上，只能做开颅手术，从发病到动手术仅三个多小时，然后在重症监护室昏迷不醒13天直到4月5日去世。我可敬的妈妈就这样离开了我。

生命真是无常，她在重症监护室期间，我作为浦口村的扶贫大村长，还忍痛去村里召开了扶贫调度会一次，如果我那时不是校长，如果当时按惯例退线了，我就会更多的时间陪伴她。我在当校长后第一个教师会上就对老师说，家是天，单位是地，要正确处理“天”与“地”的关系，千万别因为工作忙而不顾家庭，而我作为学校的一把手，有时真是身不由己啊！2018年6月，女儿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，邀请家长参加毕业典礼，我与妻子已买了妈妈和岳母的共4张动车票，准备顺便一起去上海大都市玩几天，但出发的前二天，我接到县委的开会通知，连假都不能请，最后只好我开车送她们到南昌西站，让我妻子独自一人带着2个70多岁的老婆婆去上海，如果不是妻子的责任担当，也许我妈妈因我一辈子去不了上海，会成为我无法原谅的遗憾！

父亲早走了，妈妈又随他而去，我再也沒资格做儿子了。有人说：“父母在，人生尚有来处，父母去，人生只剩归途！”此言直刺我心！

现在，我退居二线了，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亲人，但我的妈妈等不到这一天，子欲养而亲不在，是人生的最大遗憾。本来，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在前，一个身蹒方步的孩子在后，母子两个人一起散步，该是一道多么靓丽的夕阳红风景啊！

## 新来的

马夫

这帮同学也不屑跟我浪费时间，随着“呸”的一声，几个同学同时对我吐了一口唾沫，就一哄而散，继续玩他们的去了。打这以后，“新来的”这三个字在我脑海里就打上了“木讷、无知、低人一等”的烙印。

俗话说：幸福的人生都是一样的，不幸的人生各有各的不幸。我也不知道我的人生到底算幸福还是不幸的。要说不幸吧，到目前为止还真没遭遇过什么大不幸的事，要说幸福吧，那“新来的”三个讨厌的字眼却伴随着我的一生，这是我一路走来屡遭的不幸。16岁那年，我还在给生产队放牛，听喇叭里天天反复播放着那几本京剧样板戏，我天生一副好嗓子，也有些悟性，常骑在牛背上学唱，不料被一位蹲点的公社干部听到了，说我是当演员的好材料，把我抽到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，第一天走进宣传队所在地院子里，看到男女队员们穿着清一色的军装，在那舞枪弄棒地练习，心里羡慕得不要不要的，一位男队员像是个领头的发现了我，走上前来问道：“新来的吧？”我“嗯”了一声，他转过身去，把手向后一招，“跟我来”，我便跟在他后面往队部走去，这位领路人从排练人群边走过时，向队员们又是摇头，又是摆手，口中说道：“我们公社人死光了！”那些队员们有的跟着摆

头，有的脸上露出鄙夷的冷笑。此时，我真想拔脚往回跑，跑得远远的，可心想，是领导要我来的，我不能一走了之呀，便硬着头皮走进了队长办公室。干部就是干部，队长的态度好多了，他亲自递给我一杯水，叫我唱几句听听看，我便开口唱了一段“临行喝妈一碗酒”，我刚刚尾音一落，忽听到身后“哗啦啦”响起了一片掌声，原来是外面排练的队员们听到我的歌声全都围在了办公室门口，“唱得好！”队长夸了一句，又带头鼓起了掌，掌声和赞美声终于把我的自卑感彻底抵消了。后来，我成了宣传队的台柱子，那位蹲点干部逢人就说“我没看错人吧？”

当时的我踌躇满志，还准备应招县剧团呢，谁知好景不长，公社宣传队解散了，我后来到大队里当了会计，本以为这下总算真正走上了社会，再也不当“新来的”了，岂料天有不测风云，赶上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，县普查办要在基层抽调一批业务能力较强的到县里集中培训，参与普查工作。不幸的是，第一批并没抽到我，而在一个月后，却突然通知我到县里参加学习，培训班上，老师讲的课我一点也听不懂，我只好不断地提问，闹得学员们都把目光聚焦到我身上。一位学员还怪里怪气的数落我说：“新来的吧？尽提些幼儿园的问

题，耽误老师讲课。”“新来的”这仨字又出现了，把我近几年建立起来的可怜的自信一扫而空，我再也不敢在班上提问了。但我也是个要强的人，晚上在旅社里别的学员打牌、看电影，我一个人默默地房间里做功课，不懂的就向同房间的朋友请教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学习班结束那天，举行全体学员人口普查知识竞赛，我夺得了全县第三名，获奖证书到现在还留着呢！

这以后，我还经历过多次“新来的”待遇：在乡镇企业当厂长时遇到过，应聘到县林业局上班时遇到过，参加市里森林防火培训班时还遇到过，虽然后来司空见惯，再不那么自卑尴尬了，但每当听人问起：“新来的吧？”当时心里总还是有着始终低人一等的感觉。直到退休后，心想这辈子再也没有被人称为“新来的”那种场合了。谁知道应了那句话：“狗咬的，自找的。”为了丰富自己的晚年生活，我报名参加了县老年大学，开学那天，我一进老年大学的教室门就后悔了，真不该来，又要做“新来的”了。为了尽量少丢人现眼，我挑了个最不起眼的座位，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学员们的老话重提。大哥大姐们陆陆续续地进了教室，令我欣慰的是，他（她）们每一位看到我时都微笑着朝我点点头，好像见到故人一样，人到齐了，主持班会的刘校长站起身来，郑重其事地作起了介绍：“这位是林业局退休的黄同志，大家欢迎新学员！”“哗啦啦”整个教室都响起了掌声。这掌声驱散了我心中的阴霾，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和温暖，我这个“新来的”又和老哥老姐们融合到一起了。

新，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振奋和向往的字眼，新东西，总是代表着发展、繁荣的美好事物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。新中国、新时代、新思想、新理念、新发明、新产品、新生活、新追求、新成就、新贡献……无一不是人们趋之若鹜、梦寐以求的佳品佳境！可是，“新来的”这三个字却在很多时候、很多场合都带有一种贬义和轻蔑的意味。我一生中就经历过多次“新来的”这样尴尬的场合，多次品尝过遭遇蔑视的滋味。

最早品尝遭遇轻蔑的滋味可追溯到我的小学生时代。那时由于本大队里只有初级小学，高小要到公社所在地的完小就读。就在我迈进完小校门的第一天，难堪的一幕就出现了。那天，下课铃声一响，同学们就从教室蜂拥而出，我也随着人流来到室外的院子里，刚一出门，就碰到一帮同学约有十来个人正在抢一个皮球，他们夺来夺去，把皮球踢飞了，皮球一下子滚到我的脚下，我正准备弯腰去捡，却有一只脚抢先踩在了皮球上，我顺着那只脚往上看，那是一位比我个头高大很多的大孩子，他那张脸虽然还带着童年的稚气，但看我的眼神却充满着不屑，我从他的眼神中读到了“俯视、轻蔑、厌烦”这些字眼。“新来的吧？”他从极度下撇的嘴唇中冒出了这么一句，这时，另外十来个同学也都围了上来。他们一个个像看外星人一样打量着我，我那时刚满11岁，个头又小又瘦，身上穿着哥哥穿过的旧衣裤，既破旧又土气又不合身，俨然一副“叫花子”的形象，第一次碰到这样的场合，我只能呆呆地看着他们，头脑一片空白，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好在